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七十八

列傳五十六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說客傳

蘇秦下

代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耕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鄲所聞于邯鄲者又高于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

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對曰臣聞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主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于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令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

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夫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茍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

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内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于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

終以子受命于天矣曰内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敝其内此乃亡之之勢也乃命王之弟為質于齊

史記燕使一子質于齊國策陳翠合齊燕令燕王之弟為質于齊太后大怒陳翠說之太后乃命束車制衣為行具

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

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國策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于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黄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説蘇子

蘇代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

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則不能遠殺矣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言割城求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

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墮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

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咎齊者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于齊者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是以衆强敵罷寡也事不

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静而寡信諸侯謹静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内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橋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此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莱莒好謀陳蔡

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内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霸天下可跔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親何則形同

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勝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趣者形同憂而兵趣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

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路敖作露暴露意又疑作路窘謂窘于道路中人禱祀君翳釀言釀于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與宮之宮古者寓兵于農故私家出之士

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兵先戰攻而滅

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亡遂臣于齊者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内而城郭露于境非

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有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是非徒示人以難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衡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

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

我勞亂在天下王之道也鋭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盡堞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士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必北魏矣秦

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十

萬之軍魏王大怒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計也謀納不下席言于樽俎之間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

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于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于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一時之用也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人之制

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于其已邑欲服屬使為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于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

臣有以知天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大過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破韓威魏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于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地為墟民為戾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

宣威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于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于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

兵以攻秦折韓而馳于封内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

按史記有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之文策士詡辭非實也國策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于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

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
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使人入魏而不
用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
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
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
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
舍事則魏之謀者必曰舍于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
用趙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

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之名族不高于我土地不厚于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安身尊今我構難于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于外生患于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

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

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

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五國伐秦無功罷于成皐趙欲講于秦楚與韓魏將應

之齊弗欲蘇代謂齊閔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

奉陽君前已卒此蓋襲其號者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

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矣

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

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請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魏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齊常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國今講使之如與也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重者矣後合與觭重皆非趙之利

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早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𦀾國而求利于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内韓珉于齊内成陽君于韓相魏懷于魏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雖不善秦令相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

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言秦止得安邑已勝趙矣過猶勝也秦行是計不利于趙而君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張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絶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絶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于秦兵分于齊非趙之利也而君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

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于齊三晉破屈也秦安兵攻
魏取安邑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
戰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而君不得陰五矣天下爭
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絶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
山與勝焉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
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絶和于秦而收齊魏以成
取陰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説趙王曰足
下功力非數痛加于秦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于韓也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于天下欲隣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于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必出于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于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之

代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邱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關至于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攻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今從强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于是矣五國之主嘗合横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讐柞

酬同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軹高平于魏反三公什清于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邸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于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熟圖之齊伐宋宋急蘇代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名卑而權輕秦齊

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以取信于齊也齊未加信于王而忌燕也愈甚矣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轉禍為福因敗成功今王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焚秦符約曰上計破秦其次長

賓秦秦挾賓以待破國策作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鮑彪注言挾賓客并天下而反見破秦必患之秦五世結諸侯令為齊下秦王之志茍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人以窮齊之說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以不信秦也令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于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

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夫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棄齊猶脫躧矣今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是國伐也從之是名卑也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使智士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

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于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按此下有忠信得罪之說與前蘇秦策同又曰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曰周地賤媒謂其兩譽之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

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又曰客謂燕王曰齊伐燕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說秦蘇子車十五乘南使于齊謂齊湣王曰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

里于宋伐之名利實義齊王曰善遂伐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于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又曰蘇代謂奉陽君說燕于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代乃入齊惡趙令齊絕趙齊已絕趙因之燕說昭王語類范雎說秦王又多不觧又曰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謂燕王曰吾得趙矣蘇代謂燕相使燕合于魏齊遂北又曰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

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伐齊令人謂閔王
令蘇子將蘇子將而與燕人戰于晉下齊軍敗燕得
甲首二萬人燕攻陽城及狸閔王復使蘇子應之蘇
子將與燕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因使樂毅
大起兵伐齊破之又曰蘇代自齊獻書燕王臣之行
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于齊燕大
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將多望于臣齊有不善
將歸罪于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

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重處重留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吾信汝猶列眉也去燕之齊期于成事而已臣受令任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齊之信燕至于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代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事之王欲醳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　六策皆蘇代為燕謀齊事節錄之備覽云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

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隘茍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于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

濟西委于趙已得講于魏質公子延因犀首而攻趙兵傷于離石遇敗于馬陵史記作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

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惠不行蘇代復重于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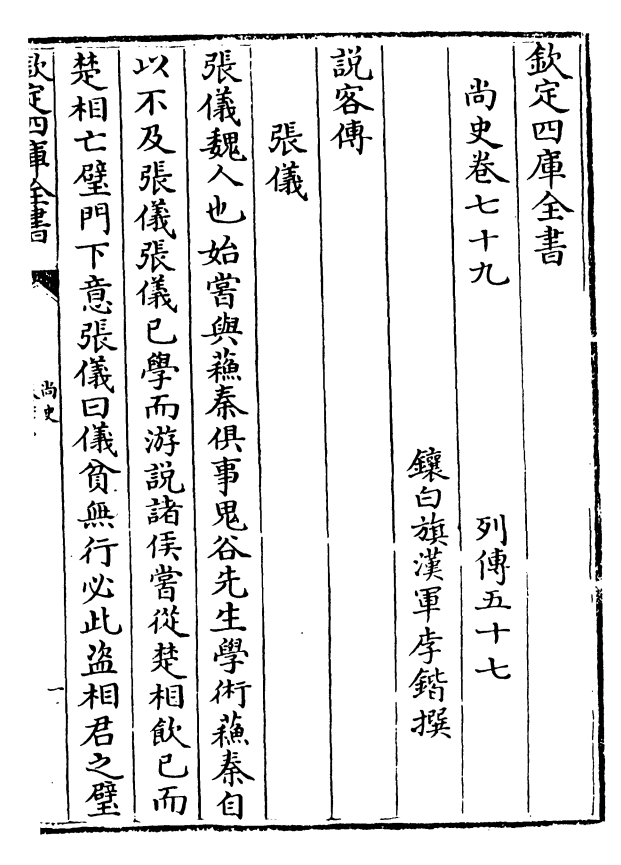
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

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論曰蘇秦說秦不用變而合諸侯從反覆取尊于身初不為天下計也然是時秦已布𧙕張海内從果合秦不得帝亦不可謂非計也蘇代之說齊閔王曰聖人藉權而興時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又曰大國後起而重伐不義小國謹節而寡信諸侯此從說之精者區區時主

語焉而惛溺其國以為秦資信乎連雞不可以並棲而適足以要秦烹也

尚史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七十九

列傳五十七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說客傳

張儀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

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

與謀伐諸侯蘓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蘓君蘓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蘓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蘓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蘓君蘓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蘓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

城_{史記}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_{與猶助}魏戰勝復聽于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_{國策}

惠王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惠王惠王乃以張儀

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史記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于楚而樹怨于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邱收侵地虛頓邱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親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敗謂

楚不與城齊將伐趙魏必奔走援之事成功縣宋衛地成謂楚與之地然受必由宋衛輕重繫

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韓相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也時韓饑因勸之就粟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魏王懼問張儀儀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無異言無他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遇則講信脩睦魏不與秦遇韓知其見惡必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遂于草下草下地缺遂傳也楚乘傳來許地魏斥之也伐齊之事遂敗國策

惠王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國策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

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于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獘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于秦非所以

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解攻

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即位張儀說哀王哀王不聽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取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史記

于是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

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

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蘓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刼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刼于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

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
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
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
大王不聽臣秦甲兵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
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
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之便以說人主
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
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哀王于是乃

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也敝邑之王所甚説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于敝邑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

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于朝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畢賀陳軫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絕齊秦計弗為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于張儀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曰吾事善矣子其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

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于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今已絶齊而責欺于秦是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于杜陵國策

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

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褎褎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史記

楚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于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

王之有功臣也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宮中佳麗習音者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内之楚王惑于虞樂必厚親愛之子益賤而日疏矣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儀

按此下國策又曰楚王將出張儀恐其敗已也靳尚謂

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魏用事者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按張儀既出遊說諸侯連横以事秦儀未歸而惠王卒諸侯復畔横合從無秦楚搆兵事國策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

曰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時南后鄭褎貴于楚張儀見楚王楚王不說儀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儀曰王無求于晉國乎王曰黄金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國儀曰王徒不好色耳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儀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

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儀辭楚王曰天下門闗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觴之儀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于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召南后鄭褎儀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按儀自辱于楚相未嘗至楚相秦之後事勢不類又其謀鄙甚葢亦策

士慮辭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説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争其

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虚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

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嵗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忘强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三勝陳卒盡矣偏守新城居民苦矣臣聞之功大者易危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

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
出甲函谷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
楚嘗與秦搆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
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于藍田又郤此所
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
無危于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甲攻衛陽晉必
闗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
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

所信約從親堅者蘓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蘓秦于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于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于此者楚王曰上

客辛教以明制寡人敬以國從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騺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

甲冐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于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于墮千鈞之重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宫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于此者韓王曰客幸教之請効宜陽張儀歸報秦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

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説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説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齊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何大王覽其説而不察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

亡卒四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已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張儀去西説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

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揺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于黽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于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魏軍于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

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

說趙事趙策獨無今采史記入之

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與代王遇于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歠厨人進斟羹

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已且今時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

故顧大王熟計之也燕王曰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决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西面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國策

張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即位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求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史記

武王元年左右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謂武王

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令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

國策又曰鄭彊欲走張儀于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故謂楚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于秦因

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怒張儀走

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

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于梁今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止後公孫衍以梁與齊戰于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曰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將以秦梁之齊合横親公孫衍

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于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于衛君之前公孫衍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儀行衍送之至于齊疆齊王聞之怒曰衍也吾讐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聽儀

國策又曰周最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于魏張儀聞之曰使其人為見者嗇夫間見者因無敢傷張儀

儀相魏一歲卒于魏國策

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論曰張儀魏人也柄秦之日誑楚讋齊以扇諸侯其私

則右夫魏以為之用是故新王示隙儀不之魏其不為

商鞅之續者幾希

尚史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八十至八十二

給事中臣劉汾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八十

列傳五十八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說客傳

陳軫 子應附

陳軫者游說之士去楚之秦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馳進也韓避秦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

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于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于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竊為王不取也張儀之相楚歸也田華之為軫説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美男破老乃遺之美

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令秦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蓋秦將）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言軫王不聽張儀又謂惠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

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

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秦終相張儀陳軫之楚張儀之去秦相魏也楚王欲逐之陳軫曰

王何逐張儀曰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傷忠且信于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軫之魏張儀惡之于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夾國策作左華謂軫曰儀善于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欲復之

軫之之魏也將行其子陳應止之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謂其謀之深鄭彊自秦來曰應為智夫魏欲絕楚齊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絕齊楚也齊王曰子無東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

以彊秦而自弱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于秦此臣所以為山東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山東之愚耶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也今齊將近矣秦欲攻梁絳安邑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

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也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晉齊王許諾果以兵合于三晉陳軫復入楚秦伐宜陽楚王謂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公仲時守宜陽為謂可免于危亡

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德焉陳軫曰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于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于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楚王聽之宜陽果拔

國策又曰楚杜赫説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

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絶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于齊西講于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史記作韓魏相攻或謂救之便或謂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軫曰王聞吳人之遊楚者乎史記作越人莊舄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

誠病乎意有思乎左右曰臣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史記作館豎子）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史記管作卞）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聽者存亡之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

悖聽無失本末者難國策

惠王曰善卒弗救史記此下有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魁之之文　按是時未有亡國說誤軫卒之年與其地史策皆不載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學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説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

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髠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髠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髠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

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說苑畧同說苑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薄之謂曰齊無人邪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戲子耳即與共

飲謂髠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為報之乎對曰來見
道旁郢民持一豆而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
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重王今與半
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也御覽引今本無
威王大說置酒後宫名髠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
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髠曰賜酒大王之前
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髠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帣收衣褎韝臂捍也鞠曲也跽與跽同小跪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

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髠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髠嘗在側史記

宣王時髠一日而見七人于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髠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澤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

物各有疇今髠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髠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髠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髠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還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休將士後又欲伐魏魏使人謂髠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

邑有寶璧二雙文馬四駟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

于王何傷乎國策

呂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髠傅太子髠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王擇國之長者而使之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于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史記齊王使淳于髠獻鵠于楚道飛其鵠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

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韓詩外傳作齊使而不名說苑作舍人毋擇新語

曲突徙薪亦作淳于髡事

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

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髠髠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黙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髠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髠因謝

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史記

淮南子淳于髠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

公孫衍

公孫衍是為犀首司馬彪曰魏官名韓之陰晉人也史記韓作魏按魏策蘇代謂魏王曰衍之為魏孰與其約韓鮑彪注陰晉時屬韓事魏襄王襄王二年徐

州之役衍謂魏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于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衍與張儀不善魏王將相張儀衍弗利故令人為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委之衍以為功果相魏哀王

時陳軫為秦使于齊過魏求見衍衍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衍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公孫衍曰衍不肖不能得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于公衍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史記作田需以車百乘使于楚公可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言于庭曰臣急使燕趙衍謁魏王魏王許之

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公孫衍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衍衍受齊事魏王止其行燕趙聞之亦以事屬衍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公孫衍衍必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屬衍魏王曰所以不使衍者以為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衍遂主天下之事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于衛約外魏魏王懼恐謀伐魏告衍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

車載百金衍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先見齊王因久坐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公孫衍談是謀三國也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魏令衍請和于秦綦毋恢教之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不成後必莫能以魏合于秦者矣衍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魏王齊王不欲衍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肦齊人曰夫輕用其兵者國危易用其計者身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衍曰公之不慧

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謀困也夫雖構兵結二君見其危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肦曰善勸兩君聽衍衍肦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兩君恐其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渠君之魏衍謂義渠君也西戎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中國無事于秦秦且燒焫君之國有事于秦秦且輕使重幣事君之國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

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魏相田需衍為將與田需不善衍見魏王曰臣盡力竭智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臣為子之不便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令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吾為子殺之亡之衍許諾于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名田文而相之魏身相于韓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王曰不如齊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王曰不如韓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于側以稽二人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臣以為身利國便王曰善果厝需于側

國策又曰公孫衍為將與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曰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將故用之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國策史舉非犀首于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于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國策田文田需周霄

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
嬰子言行于齊王王欲得齊胡不名田文而相之彼
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名田文而相之犀首以倍
田需周霄
衍後入秦惠王死衍欲窮張儀李讐秦人謂衍曰不如名
甘茂于魏名公孫顯于韓起樗里疾于國三人者皆張
儀之讐也公用之則諸侯見張子之無秦矣甘茂果相
秦秦武王愛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

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公孫衍王曰子焉聞之對曰衍告臣王怒衍之泄也乃逐之衍復事魏昭王秦與魏戰于伊闕殺犀武魏令衍割地以講于秦國策

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為約長　按相秦或即秦武王之所言佩五國印或即前陳軫之所謀史併而合之恐誤

論曰辯士挾詐中人以危反覆無足多者陳軫有倫有脊舒而不迫而秦割秦烹之喻明切無以踰之若夫崎嶇楚秦之間委蛇儀衍之會智亦足尚哉

張丑　張登

張丑者齊人也張登者中山人也韓攻鄆魏地張丑謂韓公仲朋曰今公疾攻魏之鄆魏急則必以地合于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朋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

已與魏矣以為不然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于魏而不告韓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惠施令惠王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必伐齊惠施乃入報于齊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齊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内魏王與之朝齊趙氏醜之

楚王怒自將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于徐州楚王既戰勝欲逐田嬰于齊嬰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于徐州也肦子不用也肦子有功于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肦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于王也楚王因弗逐公孫衍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名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

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見嬰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登曰君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絶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為君廢其王事齊是君廢其王

而立其國賢于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也今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名中山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魏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名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以中山王而親之中山絕齊而從趙魏

國策又曰齊欲割平邑賂燕趙以攻中山張登為相藍諸君說齊及燕趙燕趙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葢一事而異辭者也

費緤者韓人也西周惡之張登謂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讐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

不以為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若是韓王必為之西周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矣張丑復事魏秦惠王卒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勿内不得于王丑復諫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張丑為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已

亡之而王不我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呑之王必刳子之腹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國策

馮忌

馮忌不知何國人馮忌請見趙王孝成王行人見之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于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狎也談語而不稱師倍也交淺而言深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

笑和也言而不稱師庸說也交淺而言深忠也昔者堯見舜于草茅之中桑陰移而受天下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言深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矣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于是忌乃談曰王之逐廬陵君孝成母弟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如燕燕秦也曰秦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

盧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平原君謂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忌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與馬服之子戰于長平之下大敗趙師以其餘兵圍邯鄲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于邯鄲之下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禍欲以罷趙攻强燕是使弱趙為强秦之所以攻强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承趙

之敝此强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國策

尚史卷八十